

北平與華盛頓的新關係·莫斯科的新對策

毛樹清

(本文為作者向第九屆中美「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所提論文——編者註。)

一

分析北平與華盛頓的新關係，似乎該從美國國防部長布朗一九八〇年年初訪問北平說起。布朗訪問中國大陸，本來在一九七九年就老早安排了的，但偏巧一九七九年底發生了蘇俄入侵阿富汗事件，因之，使布朗部長的訪問北平，成爲非常突出。布朗遊歷中國大陸以後，中共外交部副部長章文晉，於三月中訪問華盛頓，章文晉在華府四天，打開了美國對中共禁售武器的「鐵門」，從絕對禁售改變爲開放出售「非攻擊性」的武器，其中包括C—130的巨型軍用運輸機，包括防空雷達設備，還包括軍用直升機等等。華府當局而且宣佈不阻止美國軍火商對中共作招徠生意的接觸，但最後的批准權仍在聯邦政府與國會。不但也，章文晉的華府之行，而且開啓了西歐國家對中共出售軍火的慾望。首先積極開拓的是英國，英國國防部長皮姆於三月下旬行抵北平，就在同一時候，英國軍火廠商，在上海舉行了一個所謂航空太空展覽會，目的在銷售英國武器。倫敦的保守黨政府毫無顧忌地向中共出售武器，絲毫未受到美國的阻止。皮姆在北平的談話，更赤裸裸說明中共的鮮明反俄立場，在阻止蘇俄超級霸權擴張的關節上，與西方國家的意識「完全相同」，他看不出任何禁售武器的理由。就在皮姆的談話發表以後，章文晉在離開華盛頓的剎那，也提出了要求美國全面取消對中共禁售武器的傳統政策，以「加強」美國與中共之間的「合作」。

很明顯的，章文晉的呼籲，並不能引起美國朝野的共鳴^①，美國國務院再三表明美國願意把中共當作「朋友」，但決非「盟邦」。范錫國務卿在對參院外交關係委員會的證供席上，公開說明美國儘量在拉攏日本與中共，以安定亞洲，但日本是美國的盟友，中共祇是朋友而已，這裏面有很大差別，不可混爲一談。范錫的話是答覆參院外交委員會主席佛蘭克·邱池參議員說的，雖未明白指出匪俄關係的尖銳對立一點，但暗示了：美國不至於爲蘇俄與中共的武裝衝突而冒冒失失捲入戰火。因爲在證供席上，邱池參議員已經質問過了美蘇關係，其他的民主黨自由派參議員，也紛紛表白了他們的懷疑，懷疑美國的外交政策，在推向對蘇俄作戰的途程之上？

當然，中共的想法並不如此。章文晉雖然把禁售武器的鐵閘推開了一條隙縫，北平顯然並不就此滿足。因此，中共的副參謀

^① 美國國務院助理國務卿兼遠東司長郝爾布魯克三月下旬對美國民主黨全美婦女俱樂部演講。

總長劉華清，也奉鄧小平之命四月底訪美。然後是中共副總理兼中共軍事委員會秘書長耿飈，五月底六月初訪美。名義上，耿是答聘布朗部長訪問大陸的，還有，耿算是代表中共總理華國鋒，前往華府表達華曾不能分身的歉意。因為華國鋒曾經對美國副總統孟岱爾，有過一九八〇年訪美的承諾。當然，孟岱爾在北平到處握手微笑時，也作過很多的諾言，而其中許多迄未兌現，章、劉、耿之先後去美，顯然有催討兌現的意味在內。但中共也知道美國副總統除了兼任美國國會參議院議長之外，在行政範疇內的權力是有限度的，因之所謂催討，也祇是利用美國副總統的政治影響力，來進一步實踐中共國防武力的現代化而已^②。除此以外，中共還很希望利用華盛頓州籍的民主黨國會權威參議員傑克遜，藉着他的強烈的反蘇觀點，來側面鼓動對中共出售軍事科學技術與武器，間接讓美國把中共當作一注對抗蘇聯的強有力的籌碼。傑克遜參議員也曾於一九七九年前訪問過中國大陸，和孟岱爾副總統一樣，曾作過若干承諾及「希望」。

二

去年十二月廿七日蘇聯大軍長驅進入阿富汗，是美蘇兩強關係的一個重要轉捩點。卡特總統對此表示震怒。卡特的措施，包括：(一)取消原先答應的在本會計年度內出售給蘇俄的兩千五百萬噸穀物（其中六百七十萬噸業已啓運，無法追回）；(二)退出今夏將在莫斯科舉行的奧運會；(三)表示願意對巴基斯坦提供軍事裝備、糧食與其他援助；(四)核定不出售高級技術或其他戰略物資給蘇俄；(五)嚴禁蘇俄漁船在美國海域捕魚；(六)延緩成立美俄兩國在對方添設的領事館；(七)延緩一切美俄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這些措施後來執行的時候雖然遭遇到極大困擾：例如禁售穀物使中西部美國農民不滿而要求聯邦政府收購，無異恢復三十年前的布萊嫩計劃，例如抵制奧運遭遇到法國及其他國家的反對等等，使美國聯邦當局深感厭煩，但無論如何，卡特總算結束了行逾十年的「低盪」、「和解」政策，表揚了美國準備面對侵略的抵抗決心。雖然在今年一月九日的白宮記者招待會上，卡特否認上述措施為放棄和解，仍然表示「美國仍將繼續為和平而努力，仍然相信在不久將來能保持與蘇聯的往來，……大家都希望避免戰爭」等等語調，當時華府一般觀察家的看法，都認為美國過去八年來所採的對蘇聯和中共兩個共產巨人「等邊三角形」的待遇，已經起了急劇的變化。首先，布朗部長在中國大陸，曾經一再提到美國願意給予中共最佳的軍事科技幫助，希望藉此有助於中共的軍事現代化，中共深信這是華盛頓北平之間關鍵性的轉機^③。布朗當時於中共國防部長徐向前宴會上說：「想起過去多少年來，美國與中共浪費了多少精力和資源，設計、策劃、研究彼此間可能發生的衝突，而損耗了應付真正敵人的本錢，萬分可惜！」布朗的所

② 三月一日中共香港文匯報。

③ 一九八〇年一月十日中共香港大公報。

謂真正敵人，當然是指蘇聯。但布朗仍然堅持不用「聯盟」的字樣，而以「合作」或美國與中共「平行行動」作利害一致的努力方向。爲了堅決不用「聯盟」，也曾經引起了中共「新華社」的不愉快，而最後出之於「更正」，更正鄧小平的太露骨的談話。當然布朗於出發以前已經了解到美國民意依歸及華府決策當局的意向，他更明瞭北大西洋盟邦之間對於此一問題的看法。反對蘇聯入侵阿富汗是一回事；與中共聯盟而捲入另一次世界戰禍，又是另一回事。目前美國的兵役制度尚未恢復，西歐北歐盟邦對突然來臨的戰事一無準備，誰願意毫不保留地接受鄧小平赤裸裸的「所有國家聯結起來，認真地對付蘇俄的全球擴張政策」？！

北大西洋同盟國家如此，日本派駐新加坡的大使高島，於甫經就職之初就公開宣佈日本不欲參加擬議中的所謂美國日本中共三角聯盟。雖然日本需要中東石油較西方國家更切，更需要安全的運油路線，但高島大使仍然說：「日本縱然十分反對俄軍入侵阿富汗，但日本仍願和任何國家維持友好關係，包括蘇俄」。高島的談話，發表在章文晉飛抵華府以後的第二天，也發表在中共外長黃華遊說東南亞協會五國行抵新加坡的前兩天，顯然事先獲得日本外務省的授意或批准。這些情形，美國國防部長早就一目了然，所以布朗於訪問中國大陸事經過東京時說：「美國無意出售精密武器給中共，中共目前亦買不起昂貴的美國武器，即使中共轉向西歐購買武器，他們也十分謹慎。中共目前的想法，祇是向各國購買武器的樣品，然後拿回去依樣畫葫蘆的逐一仿造」！

布朗部長說這些話，是因爲他在中國大陸待了八天，看遍了中共的陸海空軍，目前中共坦克部隊所用的五九式戰車及六二式輕坦克，全是抄襲蘇聯的模式造的。中共目前也想購買法國的 AMX-32 坦克的樣品，拿回仿製，但法國不願意出售。當布朗參觀中共的空軍機種時，中共所能展示的，無非是瀋陽飛機廠或哈爾濱飛機廠偷抄蘇聯的仿製品或改良品，其中包括米格十九、伊留申廿八（轟炸五型），TU-16（轟炸六型）及較新的米格廿一（殲擊七型），乃至於從米格十九略加改良的所謂殲擊六型等等。中共常常自誇仿製品的製成，是「紅旗下建軍的偉大成果」，是中共的「輝煌成就」^④，因此，使英國的宇宙航空工業公司，對於售賣少數幾架「鶴」式垂直升降戰鬥機給中共，而讓中共輕易仿造，表示猶豫。當時中共的宣傳品上鼓吹：鶴式垂直升降戰鬥機，已服役十多年，早已算不上最先進的武器。英國空軍已經迫不及待的要求以新型機種來取代了。如果中共購買此種飛機，送到中國大陸服役之時，恐怕它早已成爲空戰中的古董，失去在空中作戰的能力了^⑤。

想不到事隔一年餘以後，英國保守黨政府的國防部長，又親自前去北平，兜售鶴式飛機及其他武器。英國六十六家軍火廠商，在上海聯合舉行的航空展覽，對鶴式機特別設置專位推薦，希望中共能實踐購買七十架到一百架的原有願望。但中共仍然沒有買。不買的原因是中共嫌貴，每架售價六百萬英鎊，中共無此鉅款。鶴式機又譯作獵兔犬式機，是垂直升降的戰鬥機，在大陸缺乏空軍基地的情況下，中共用於西北及內蒙邊疆，甚有戰鬥功能。據皮姆率領前往北平的代表團透露：英國這次售給中共的軍火

④ 由共刊物 *Commint*, August, 1979

⑤ 同註④（一月號）

祇包括：(一)價值一百二十萬英鎊的陸軍迫擊砲裝備。(二)價值五十萬英鎊的夜間瞭望哨設備。(三)價值一百萬英鎊的野戰砲(陸軍)電腦裝備⑥。都不算是空軍器材。不管怎樣，中共對美國的MK-50獵犬式飛機，仍然有高度興趣。據中共自己說：MK-50可以從華中基地出發，在接近前線時低飛而迎擊長城邊境的「敵機」⑦。問題是美國能否同意中共仿造或複製，或者如布朗部長報告書中所說的由美國撥給六十個「別令」——即六百億美元的巨額經費，來全面對中共國防武力現代化？

顯然的，美國輿論不會同意花如此鉅款去武裝一個共產政權，美國聯邦政府亦不會有如此意圖，美國國會亦不會草率通過，不管布里辛斯基教授或亨利·傑克遜參議員心上有如此絲絲漣漪，怎奈美國絕大多數的民意乎？所以說：北平華盛頓的關係，從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卡特總統宣佈「建交」開始，到伊朗阿富汗事件爆發、乃至於到布朗部長的訪問北平，雖然還在不斷「升高」，但升高的速度是有限度的。一九七九年一月鄧小平訪美期間那些「狂熱」，已逐漸在冷靜下來。雖然卡特政府仍然在表現各種拉緊北平的姿態，雖然英國的保守黨女首相柴契爾夫人，仍然在鼓勵美國作聯中共以制蘇俄的各種架勢，以分散莫斯科對西歐的壓力，但西歐的輿論界，已在紛紛懷疑這種帶有火藥氣味的狂熱，會不會最後給西歐帶來無比的災難？

阿富汗事件以後，國務卿范錫，二度奉命訪問西歐所得到的鑲羽而歸的經驗，無疑的，也警覺了華府當局自己！

三

不久之前，諾貝爾獎金得主索忍尼辛先生，曾經以最誠懇的胸懷，勸請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政治領袖，澈底放棄所謂「聯中共以制蘇俄」的謬誤想法，也就是勸促那些首長立刻停止「玩中國牌」。索忍尼辛先生的理論重點放置在「意識形態」上，不管兩個馬列主義的「巨人」如何吵鬧，甚至如何陰狠彼此互控牆腳，到頭來，他們都是無神論的共產黨徒，西方國家那麼大的力量去消滅一個，而又在另一邊扶植一個，其後果較第二次世界大戰剷除了希特勒——墨索里尼主義，而又養了史達林主義尤為悲慘。更何況，在這段一聯一打的過程中，如果稍一不慎，隨時可以促成兩個意識形態完全相同的政權，從頭結合。到那個時候，西方國家又何以善後？索忍尼辛先生是一位值得敬佩的學者，他畢生對邪惡暴政的搏鬥，一直受自由世界知識份子的信任與敬佩。他的深刻的觀察與事先的警惕，在六十年代末期一直到現在——這一段所謂季辛吉——布里辛斯基的地緣政治或現實主義的美國，多少可產生若干暮鼓晨鐘的作用。觀乎阿富汗危機以後，布里辛斯基訪問巴基斯坦時所公開宣佈的所謂武力保證，立刻引起華府政壇一部份人的震懾，可見所謂「聯中共以制蘇俄」的那套簡單的「平衡均勢」的說法，並不能真正打動西方國家有識

⑥ 一九八〇年三月廿五日香港星島日報。

⑦ 中共現代軍事月刊一九七九年七月號。

之士的心弦。爲什麼呢？因爲，從季辛吉的「世界五分論」，到布里辛斯基的「不等邊三角」，這些論調，和十九世紀後半葉歐洲國家所搞的「平衡均勢」，情況背景已完全不同；和十九世紀初期維也納會議的時代，更有天壤之別。季辛吉對維也納會議的主角梅特涅萬分敬佩，認爲梅特涅用他的構想，阻遏了掌握革命狂熱的侵略主義者（指拿破崙）^⑤，今天已顯然沒有這些情況。至於布里辛斯基從「三邊委員會」孕育出來的平衡理論，更與今天的聯中共平衡蘇聯完全無關。若干美國學者認爲一九七一年「乒乓外交」以後莫斯科當局立即同意商談美蘇兩強「限武條約」，是這套地緣政治與現實主義運用的成果^⑥。但這些學者們所沒有看到的，是上面所說的「成果」的延續，對自由人類產生了何等樣的結果，越南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今年三月中旬的「洛杉磯時報」所撰寫的那幾篇社論與專欄，公開懷疑到卡特總統的對俄強硬，究何所恃？「洛杉磯時報」認爲在巴基斯坦的關係上，能够嚇阻蘇聯，當然最好，萬一嚇阻不了呢？卡特政府是否真的要讓美國參戰？巴基斯坦的齊亞總統，就是看清了華府這一舉棋不定的弱點，不願輕率信賴卡特的保證，因而乾脆拒絕了美國的兩億美元軍援，而僅願接受另外兩億美元的經援。事實也是：齊亞總統早已有言在先，要幫助巴基斯坦國防現代化，從十二萬分落後的軍事裝備要設法抵抗「北極熊」翻越開伯爾山隘進侵巴國，初步估計，至少需款美金二十億元，而且必須要迅速運達，遲恐不及。布里辛斯基代表卡特總統率團前去巴基斯坦之時，曾經詳細與巴國當局討論過此一問題。雖然研擬了方案，但並不能獲得華盛頓「國會山莊」兩黨領袖議員的支持。但事隔不久，中共的國防部副部長蕭克，率領「軍事代表團」前往巴基斯坦，甫告坐定，立即表示中共願給巴基斯坦充分軍事援助，願意扶掖巴基斯坦的落後國防武力，使其充分現代化。蕭克並且在巴基斯坦公開宣稱，中共將透過巴基斯坦，援助阿富汗的反蘇游擊部隊，一直戰鬥到俄軍退出阿富汗爲止^⑦。蕭克且在巴基斯坦的軍官陪同下，參觀了開伯爾關隘，毫無忌諱地宣佈中共將插手阿富汗的戰事。這些姿態使亞洲國家甚感蹙蹙，因爲中共本身目前的國防武器十分落後，中共本身正困擾於國防之不能現代化，蕭克之大言不慚敢在巴基斯坦宣佈對巴軍援，是否即是美國的軍援透過北平之手而授予齊亞總統？因爲如此一轉折，可以減除巴國恐懼因刺激蘇聯而遭致侵略，不但未吃羊肉而招致羊騷味，且可以使巴基斯坦陷於全面亡國，所以要如此暗中轉折一手，讓巴基斯坦不變成美蘇兩強直接衝突的沙場。但話也可以反過來說：武器軍械經過中共一轉手，可能更遭致蘇聯的不滿，更尖銳地刺激蘇聯，反而導致開伯爾山隘戰火的加速來臨。

爲什麼呢？因爲蘇俄的大膽入侵阿富汗，除了傳統的攫取暖港「飲馬印度洋」以及威脅中東的石油產地以外，主要還是由於阿富汗站在包圍中共的戰略要地上。蘇俄參謀本部推動全面包圍中共，始於六十年代中期，而大舉發動於一九六八年進軍捷克以

⑤ *Henry Kissinger's Memoirs and Diplomacy*

⑥ *Research on Henry Kissinger's Memoirs, by Dr. William Leary (在臺北美新處演講)*

⑦ 蕭克率中共代表團訪巴基斯坦，阿富汗的喀布爾電台廣播中共答應以二十億美元援巴。但章文晉在美則謂：中共援巴能力極爲有限。

後。至於克里姆林宮何以要如此大規模動員包圍中共？其間牽涉到理論與組織問題，更牽涉到共產社會的「主」「從」關係。關於此點，因不在本文討論範圍，故不詳述。但就大體來說：一九六八年以後克里姆林宮所發動的對北平當局的全面大包围，到如今猶在繼續。那就是從海參崴軍港出發，迂迴於中國東三省外圍，到外蒙古，到新疆外面的中央亞細亞，而達帕米爾高原。然後由帕米爾高原擦過阿富汗、巴基斯坦，到達印度。一九七一年八月九日，印度總理甘地夫人訪俄所簽訂的二十年友好合作條約，奠定了所謂「俄印帝國」的基礎，更憑蘇俄所運達的一三〇糧大砲與T₃₂型坦克，於一九七一年十二月擊敗了巴基斯坦。那一年的年底，也就是大英帝國退出蘇彝士運河以東、英國放棄印度洋霸權的日子，由於莫斯科靈活輕巧的外交運用，讓印度擊敗了替美國與中共牽紅線的巴基斯坦，那位可憐而自作聰明的雅耶總統，至今猶被囚在巴基斯坦的牢獄之中。

「半壁江山」的東巴基斯坦，後來改稱了孟加拉國，蘇聯曾經派遣了一萬八千名工兵，在孟加拉修築印度洋上的海空軍基地。這些基地，到如今猶在蘇俄使用之中。

從孟加拉向東看，蘇聯用財政力量拉攏了緬甸，可憐的仰光政權，一直沉醉在社會主義政策的赤貧中苦度第二次大戰以後的三十餘年，他需要蘇聯的優惠貿易與外債支援，它痛恨中共支持的緬北武裝反叛力量。因此，年復一年，離不開蘇俄的掌握。莫斯科需要仰光政權，因為可用以包圍中共。然後從緬甸向東，蘇聯曾經花出巨大力量秘密支援河內共黨政權，一直到印支三邦全部赤化，河內才露出澈頭澈尾親蘇的真正面目。

河內的一邊倒向於莫斯科，使中共驚訝於大大上當，也使西方國家許多觀察家，許多專家為之汗顏。這是蘇俄多少年來有計劃的扶植，不是一朝一夕的突發事件。簡單來說，俄越共勾結，不是河內的苦求，而是蘇俄的不斷拉攏。克里姆林宮為什麼要下如此鉅額投資拉攏越南共黨？一句話：包圍，對中共的包圍！

四

然後，到七十年代之初，開始了所謂「反包圍」策略。反包圍由季辛吉開其肇端，布里辛斯基「完成」於後。季辛吉雖然萬分重視地緣政治，但他不願過份刺激蘇俄，更不願因此而引起美俄之間的流血戰爭，所以他一再強調美國用「等邊三角形」的方式對付蘇俄與中共，也願意用小的「等邊三角形」對待中共與中華民國^④。他認為這些都是保障和平的不得已辦法，同時也使美國爭取到外交主動的有利地位。但布里辛斯基的基本看法，就大不相同了。布里辛斯基認為蘇俄的全球擴張政策已無可改變，美國唯有結合全球力量共同抗蘇，始能平衡蘇俄的軍力，始能保持新的均勢，維繫暫時的和平。所謂反包圍陣形，就是在這一前提

^④ 同註^③。

下產生的「傑作」。

就地圖上看，反包圍陣線起自美國的阿拉斯加，出阿留申羣島，經過日本、朝鮮半島，進入中國大陸的東三省，再沿長城沿線到新疆，到帕米爾高原。中共已在帕米爾高原築通了一條喀喇崑崙公路，迂迴越過崑崙山，進入喀什米爾區內巴基斯坦的軍事佔領區（亦即美國海軍上將尼米茲所仲裁劃給巴基斯坦的境域），擦過阿富汗、巴基斯坦的邊疆而進入巴基斯坦腹地，然後西出伊朗、土耳其，渡波斯普魯斯海峽，進入巴爾幹半島的羅馬尼亞，出南斯拉夫而與北大西洋同盟結成一體。由於有此一大規模的反包圍策劃，間接也就是替中共「解圍」，因此，美國與中共的勾搭不但順手，而且使中共「樂於」效命。中共外長黃華，前年於聯大會發表演講後，即僕僕於非洲薩伊、歐洲荷蘭道上，最後在土耳其停留三天，向土耳其總理艾西費特高唱所謂二十世紀的新的「克里米亞戰略」，如何予北極熊狠狠打擊^⑩。黃華返北平後，中共總理華國鋒接着訪問伊朗、羅馬尼亞與南斯拉夫，從外表觀察，反包圍陣線儼然形成。那時候，巴勒維國王猶掌理伊朗政柄，狄托猶健在於南斯拉夫，華國鋒訪問這些國家所能談的，就祇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阻遏蘇聯的軍事擴張。北平當局所以願爲此一共同綱目賣命奔走，因爲蘇聯的鋼鐵般的包圍戰略，就在針對中共，而布里辛斯基及其夥伴們的樂見中共志願打前鋒，就因爲這些目前當權的美國智囊們認定蘇俄的全球征服無可緩和。而這一個冒失的「認定」，並不能獲得「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波士頓基督科學箴言報」、「洛杉磯時報」……等輿論權威的支持，在華盛頓國會山莊，不管是極右的保守主義者，或是「新政派」的自由份子議員，很多認爲積極挑動對蘇聯的武裝攤牌，不但愚蠢，而且危險。不但沒有必要，而且違反美國外交的常軌。特別是，講求立國原則與立國精神的美國保守人士，認爲美國聯結一個共產政權去打擊另一個共產政權，這種外交策略，簡直「匪夷所思」。所以，章文晉訪美，美國反應平平，耿飴談對中共軍援，更沒有熱忱反應。華盛頓的政治領袖們，不會忘記毛澤東死去以前的外交指示，要中共幹部挑起美蘇兩個霸權的火併，爲了達成此一「放火」的目的，中國大陸不惜犧牲三億人口，而剩下的三億人口，統治全世界^⑪。毛雖然死了三年多，中共這一個挑撥兩霸火併的基本戰略，不但沒有隨毛消失，相反的，由於布里辛斯基的對俄「反包圍」陣線的大規模策動，而越來越顯得熾烈。

蘇俄呢？蘇俄當然知道對它日見迫近的「反包圍」圈的形成。但克里姆林宮的統治階層，並不爲此而心慌意亂。莫斯科的軍事外交當局，深深了解對中共的包圍是真材實料，一朝時機成熟時，可以在極短時間內消滅中共的核武器及飛彈基地，可以出動南北夾擊，摧毀中國大陸上的重要都市，使它成爲全部癱瘓的一片瓦礫。從外蒙古東端鐵路終站卓姆洛克鎮所出動的蘇俄最精銳坦克師，可以橫掃熱河、察哈爾北部的戈壁遊牧區，而於一星期之內衝進長城關隘^⑫。同時蘇俄更深深了解所謂對俄「反包圍」

⑩ 黃華遊說艾西費特，要以一八五三年英、法、土三國聯合擊敗帝俄的克里米亞戰爭的精神，重行組成美國與土耳其的聯合陣線。
⑪ 毛澤東作此言時，大陸人口約爲六億。
⑫ 根據倫敦 White Hall 戰略情報研究處 1975-76 系統分析資料。

云云，祇是虛有其名的空殼子。因為今天的蘇聯已經不是十九世紀末年的帝俄。尼古拉二世當年爲了尋求「暖港」，處處遭逢大英帝國的攔截。爲了不接受英相沙里士貝利爵士所劃的分清「勢力範圍」的開羅北京直線，俄國曾經遭逢到日俄戰爭慘敗的恥辱¹⁶。但第二次大戰以後的蘇俄，已成爲世界兩個超級強國之一，其立國情勢已遠非尼古拉二世可比。布里辛斯基所繪的元寶式的「倒轉拋物線」，不但遠遜於沙里士貝利爵士的「直線」，而且倒轉拋物線上漏洞百出，根本沒有聯盟的決心與實質。也許，莫斯科爲了要「亮一手」給布里辛斯基之流較量較量，故意選擇華國鋒訪問德黑蘭以後一個星期，插手指使了伊朗的暴亂。暴亂繼續了一年半，到如今猶未結束。試問一般暴亂若無國際有組織的力量支持，能如此長期持續嗎？誰在支持？任何人都不難辨認出來！而西方國家若干智囊策士們，一直要到今年三月十二日倫敦「每日電信報」公佈佔據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的好戰「學生」，是蘇俄花了一億五千萬美元所訓練的最精銳的蘇俄特務部隊的一部份以後，才豁然領悟伊朗這一年半的暴亂，內情竟是如此的「不簡單」！

伊朗暴亂分前後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是逼走巴勒維國王，西方國家還派員勸促伊朗陸軍將領採取袖手旁觀的政策，使軍隊不捲入「政爭」。結果呢？柯梅尼領導的革命政權，槍殺了不少陸軍將領。然後，到第二階段是公然違反國際常規，暴徒佔據美國大使館，挾持美國外交官作爲「人質」。撕下了美國「紙老虎」的臉皮，對當今世界第一強國，極盡羞辱之能事。

多病的布里茲涅夫，就是選定這一個千鈞一髮的時刻用兵阿富汗。時機是臨時選擇的，決策却是老早確定了的。爲什麼呢？因爲阿富汗恰恰站在包圍與反包圍兩條陣線的交叉點上，是克里姆林宮志在必得的戰略要地。同時，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這一個所謂「弧形地帶」，又是華盛頓、北平、莫斯科三角關係中權力交匯的焦點。

包圍與反包圍陣線孕育之初，世界能源危機還未表面化，能源危機的表面化，是一九七三年猶阿戰爭的結果。因此又使這兩條陣線的衝擊，在原有的政治、軍事因素之外，添注了一個經濟因素，因而使這一層三角關係，更趨於錯綜複雜。

五

很明顯的，蘇俄今天絲毫不重視所謂反包圍陣線，蘇俄在印度次大陸上的海空基地部署，以及在印度洋上長驅直入的海軍武力，早已到達了反包圍陣線的後方。蘇俄在西非掌握了安哥拉，在東非滲透了莫三鼻給，乃至於全面控制了衣索比亞與紅海入口的南葉門（亞丁），早已不是徒具表面的所謂反包圍所能遏止。但不管怎樣，蘇俄入侵阿富汗，引起聯合國大會一百零八個國家的譴責，在心理戰略上，是莫斯科的一大挫敗。本來，心理戰略是決勝疆場的重要因素之一¹⁷。而佔有一百零八票大多數的「第

¹⁶ 羅素：自由與組織。
¹⁷ 先總統 蔣公謂戰略包括四大部份：政治戰略、經濟戰略、軍事戰略、心理戰略。可見心理作戰之重要。

「三世界」國家，對莫斯科當局所滋生的反感，必將在蘇俄的全球戰略上，孕育極大的反感。索馬利亞、肯亞諸國的願意無條件開放軍事基地給美國海空軍使用，便是一個明顯的例子。而在這許多所謂第三世界國家之間，無可否認的，中共掌握着不可忽視的影響力。所以布里茲涅夫到「發狠」的時候，會緊握拳頭猛擊桌面，面對來訪克宮的法國國會議長沙邦得瑪狂呼：「請你相信我，蘇俄的電導飛彈可以隨時出動，摧毀中共的核子與飛彈基地。到那個時候，美國沒有太多時間去選擇：如何保護他們的中共盟友？抑或回頭與蘇俄和平共處」^⑭？布里茲涅夫說這段話，他心目中似已確定美國與中共之間，業已締結同盟或行將結盟。因為在阿富汗危機爆發以後，國際輿論上不斷出現所謂美、日、中共的同盟論調。這些並不吻合實情的傳播媒介的口語，在心理上對蘇聯的刺激，足以逐步「升高」現有的美俄緊張關係，何況，蘇俄是衆所週知的世界最多疑的國家。這些狐疑一點一滴不斷累積，逐步逐步，最後必將導致如傳播媒體所宣稱的八十年代中期的世界核子戰爭。所以布里茲涅夫對法國國會議長沙邦得瑪的談話中，還提出了：第一，蘇俄不能忍受北大西洋同盟國家，接受美國的建議，在歐洲部署戰略導彈（指中子彈）；第二，美國的戰略導彈發射時效，目前落後於蘇聯的發射時效約為三十分鐘，蘇聯決不能接受把此一差距，縮短到六分鐘。……^⑮言下之意，顯示蘇聯不惜首先「下手」。同時，阿富汗危機充分證明了五十年代所策劃的所謂「熱線」直接對話等等，不能產生在最後半分鐘阻遏戰爭的作用。除非美國澈底放棄那個有挑釁意味、而毫無挑釁實力的反包圍戰略。換句話說，克里姆林宮最不能容忍的，便是美國與中共的進一步的勾搭。

布里茲涅夫的咆哮，與實際情形甚相配合。比利時國防部長狄斯瑪利茨於訪問美國一星期事畢之後，回到布魯塞爾說：從美國極為精確的人造衛星所攝取的照相放大來看，蘇俄的SS—20長程核子飛彈，百分之七十五對準西歐，百分之廿五對準中國大陸。而蘇俄的每一枚SS—20飛彈，裝配有三個核子彈頭。而今後如果華府與北平的關係繼續升高，則克里姆林宮對付中共的威脅，必將更形加強。當然，蘇聯這些做法，並非全無轉實的餘地。最近蘇俄外交部遠東科科長嘉比沙，應蘇俄駐北平大使史卓巴高夫的邀請，突然訪問北平，便是蘇俄在繼續試探的明證。嘉比沙一向是中俄共雙邊談判中的副手，他幫助蘇俄首席代表伊利昌契夫，最近和中共完成了黑龍江烏蘇里江的中俄共第二十二回合的航運談判，俄方認為情況透露好轉契機，所以才有嘉比沙的北平之行。同時，在另一方面，章文晉在美國公開表示對伊朗扣留美國人質問題，中共與美國的看法，全不相同。章文晉而且斬釘截鐵表白中共反對制裁柯梅尼革命政權。中共所辦的香港「新晚報」，更表露對美國聯邦當局失望，因為（一）美國遲滯不供給中共電腦軍事科技；（二）中共不滿意美國出售武器給臺灣；（三）對韓國、對高棉、對中東，中共無法對美國的外交政策過問；（四）美國對巴基斯坦的軍援太少，不能責備巴基斯坦「拒絕」。中共「新晚報」且認為許多孟岱爾答應了的，美國竟然食言^⑯。

^⑭^⑮一九八〇年一月廿九日倫敦 *Daily Mail* 首先發佈此一消息，其後「法新社」駐英記者，引用播發至全世界，引起環球重視。
^⑯同上註。
中共香港新晚報一九八〇年三月廿一日專欄。

更微妙的是中共外交部副部長韓念龍，於三月中旬訪問日本之時，暢談願與印度改善關係。但印度的反應十分冷淡。印度外交部長拉奧，在新德里國會宣稱，印度東北邊境上納迦蘭部落的叛變，携有中共武器，顯然證明北平的一再保證不插手印度內政，全屬無恥謊言。後來印度外長辛哈，又把納迦蘭部落的反叛與美國中共勾搭扯在一起，雖然新德里事後又澄清及否認扯入美國，但可看出這其間的錯綜與複雜。尤其是，今年三月中旬，聯合國東南亞地區會議集會曼谷，中共代表張偉烈於痛罵蘇聯之餘，把高棉與阿富汗的兩處亂局牽在一起，遭遇到蘇聯外交部副部長費茹賓的反駁。而印尼的前任駐河內大使哈迪，更猛烈斥責中共；警惕東南亞國家千萬不可信任中共，更不可參與中共、日本、美國的同盟而樹敵蘇俄。哈迪大使認為中共仍在支持東南亞國家的地下共黨叛亂組織，他並且痛斥中共外長黃華的今春遊說東南亞之行。

所以說：美國拉攏中共，並不能提高美國在東南亞的聲望。更不能拉近美國與「第三世界」國家的距離。相反的，華府與北平的接近，將會給美國憑添許多困擾。著名專欄作家安特遜於三月下旬在紐約「每日新聞」的專欄裏說：中共正在發展中的長程洲際飛彈，可以射到美國，中共與美國之間仍存在着種種矛盾。安特遜說：一直到現在，中共仍然視美國為第二號敵人，華府當局在玩「中共牌」的技巧上，務必要特別小心。……從前替尼克森做「鬼作家」的沙飛，三月中在寫給「紐約時報」的專欄裏說：鄧小平的權力不可靠，最多到八十年代中期，北平勢將發生熾烈的權力鬭爭。到那個時候，俄軍很可能長驅直入，佔領中國大陸的一片疆土，到那時美國該怎麼辦？！驟然丟下手裏的「中共牌」，臨陣退縮呢？還是冒險迎接一場第三次核子大戰？

六

請讓我引用一句中國古諺來作為這篇論文的結語。古諺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如今的華盛頓、北平、莫斯科關係，也在這曲折迂迴的小道中，盤曲進行。一九五九年中俄共分手以後，美國從哈立曼的聯蘇俄抑中共，到季辛吉的等邊三角形，再到布里辛斯基的聯中共制蘇俄，中間經過了三重顯見的變化。因為要聯中共以制蘇俄，才有對中華民國的絕交，才有承認中共，才有給予中共「最惠國」待遇的優惠關稅，才有美國與中共的文化交流，才有支持中共進入奧林匹克，才有對中華民國的背信廢約，才有對中共的軍事援助，也才有扶植中共參加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除此之外，美國還和中共簽訂了水力發電及水資源利用條約，美國田納西州水利管理局T.V.A.的主席費里曼，答應助中共建水力發電，包括揚子江三峽的大電力廠。這些合作不少是一九四九年以前，美國和中華民國商談過的，過去因為情勢變遷而脫了線，今後更可能為情勢變遷而改弦更張。香港一家中立性的民營報紙說：中共如今無法依賴西方國家，有三大原因：(一)中共太窮，無力購買器材或軍械。(二)中共無人才，有了器材，無人能操作管理。(三)中共對西方國家表面敷衍但缺乏信心。敷衍西方是故意給蘇俄看的，表示牠並不孤立。缺乏信

心是百餘年來的歷史背景，再加上赫魯雪夫時代撤走了全部技術顧問，使中共的軍事工業陷於癱瘓^②。所以說，華盛頓和北平關係的升高歷程中，雙方都有不可掩飾的顧忌。克里姆林宮對這些情形，瞭解得非常清楚，所以布里茲涅夫最近特別在日內瓦會議席上通知美國：說明蘇俄已在莫斯科附近，拆除了三十二座「反飛彈」武器的發射台，表示無意與美國長期抗衡。雖然蘇俄的國立美加研究所所長阿伯托夫，三月間在匈牙利報紙上發表文章，認為這是十年來美俄關係的最低潮，包括科技交流，經濟往來，乃至於空運及其他方面，都呈現極不愉快的狀態，但蘇俄外交當局仍然敦促美國國會通過新近簽字的限武條約，以使雙方的關係不再惡化。但蘇俄縱然有這些想法，不管是偽裝的或誠意的，祇要阿富汗不撤軍的危機一日存在，對抗的局面必然無法鬆懈。而中共在這當口的渾水摸魚，不但無助於緊張局勢的消除，且將更推波助瀾，使整個世界步入第三次大戰的邊緣。

② 香港快報一九八〇年三月廿三日專欄。

五次圍剿戰史（上下冊） 十六開本 兩巨冊

工本費 新台幣 五百六十元
美金 十六元

國內：新台幣十四元

郵資另加 國外：平寄 美金 四元

航空 美金 十四元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代售 憑機關學校公函發售